

捧

腹

編

捧腹編目錄

卷三

國史補

窮兵獨舞

如公言已大散

如甘草不疑

終日食鹽醋何堪

麻姑送酒來

何郎中

走馬呼鑿

蔡伯喈

開元傳信記

麴生

失猫判

糊猴面孔

談賓錄

計臣此功

東軒筆

依樣畫葫蘆

某卽可知

當日爲玄鶴

一味樞密副

嫁歸休妻

閻羅見關

倒紉孩兒

馬嘿驢鳴

望之儼然

孔子也須要錢

生老病死苦

割股放生

人面越草

王汾口吃

不似虞舜

天生黑于予

汗淋學士

登瀛詩

坤厚載物賦

長鯨吞舟賦

雌甲辰小戊子

青箱雜記

殘羊會客

藥名作戲

亞字謎

犬吠張三嫂

吾與黠也

七上八

防城得官

橫浦心傳錄

窮神

紫微雜記

只告罷了新法

拊掌錄

冷湯水

依卿所奏

生色骷髏

沽不沽

販私鹽

卽事詩

見師頭開

徒以上罪亦做了

誤呼汝

老婆子塗面

酷嗜燒鍊

文會叢談

易卜各字

湘山野錄

太平幸民

高齋漫錄

三編三義

看三遍

三朝野史

獨睡丸

朝野記遺

君臣相謔

宣室雜錄

漫上不漫下

遜齋閒覽

地望最重

相鬚御覽

壽至千歲何益

秀才康了

試與妻商量

圖對親切

月夜招隣僧閑話

姑蘇筆記

藕回萬拜

明道雜志

別開一大湖

爲姓安人極惱

伴八十四底

文昌雜錄



似此疑惑事

該聞錄

示衆生日

古杭雜記

鑽彌遠

耕餘博覽

許子不憚煩

澠水燕談錄

三千年精

冷齋夜話

七十買妾詩

賴吾石學士

胡不早問

鶴亦敗道

老學菴筆記

自首減等

聞人茂德

得饒人處且饒人

但似欠四字

教點兵士書

弊院是實數

晏翥

多幸輕離

媪相

依例放火

奏

卷五

七

晉裝

投狀求試

太師窻

胡孫待制

但稱監南京排岸

雲麓漫抄

却無口耳

蒙齋筆談

本居士

石林燕語

真不用勘案

石丈

清波雜誌

用春秋文題壁

没字碑 不同前

菩薩看麻胡

墨客揮犀

何不刻石

春秋權倚閣

只消如此待

吾曹負外郎

續墨客揮談

猫言不敢

墨池皮紉

鶴林玉露

三郎郎當

侯鯖錄

今日斷屠

壁間題

自作祭文

判妓

癸辛雜識

革條迸絕

三子寬定名

名字作詩賦

姓名爲戲

屬梁儷語

龜鶴夫妻

江隣幾雜志

金眼睛

南唐書

毋撓余睡

酒禿

不能自全面目

雨畏抽稅

南唐故事

好物不在多

南唐近事

所乏者知章爾

化爲行脚

教服槐子法

借大鵬

打草蛇驚

李猫兒

目昏耳聾

蜀檣杙

玉石乞兒

五代史補

夫人燕多言

僧嗜鱉

愧作梁山

西清詩話

楊鑾詩

五國故事

酒有別腸



捧腹編卷三

茂苑許自昌玄祐父輯

男元溥校

國史補

窮兵獨舞

于頔聞韋臯進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  
奉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而一人舞于中央幕客韋  
綬笑曰何用窮兵獨舞以調頔爲襄帥暴虐人

如公言已大散

本有不  
及男婿  
者此亦  
可直談  
決一笑

如此眼  
力好作  
黑鑑

主謬累任大鎮財貨成積有舊客諭以積而能散之  
義後數日復見謬謬曰前所見誠誠如公言已大散  
矣客請其名謬曰諸男各與萬貫女婿各與千貫

如甘草不疑

朱泚既亂裴佶與衣冠數人佯爲奴求出城佶貌寢  
自出稱甘草門兵曰此數子必非人奴如甘草不疑  
也

終日食鹽醋何堪

唐宰相盧邁不食鹽醋同列問曰足下不食鹽醋何

笑

堪邁笑而答曰足下終日食鹽醋何堪

麻姑送酒來

李泌爲相以虛誕自任常對客令家人速酒掃今夜  
洪崖先生來宿有人遺美酒一榼有客至乃曰麻姑  
送酒來與公同飲傾未畢門者曰某侍郎取酒榼泌  
命還之略無愧色

笑面皮

何郎中

進士何孺亮自外州至訪其從叔誤造趙需宅自云  
同房會冬至需家致宴揮霍孺亮是同房便令入宴

與秘一

姑姊妹盡在坐焉孺亮饌畢徐出需大笑孺亮歲不  
敢出京城因號需爲何郎中

走馬呼鑿

王仲舒爲郎官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  
不求碑誌相救逢曰適見誰家走馬呼鑿吾可待也

蔡伯喈

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一閱之  
乃往初一室爲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神問曰何也  
曰杜康刺史曰功有餘也又一室曰茶庫諸茗畢貯

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室曰菹庫  
諸茹畢備復有神問何神也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  
君誤矣

開元傳信記

麴生

道士葉法善精符錄術上累拜爲鴻臚卿優禮特厚  
法善居玄真觀常有朝客十餘人詣之解帶淹留滿  
坐思酒忽有麴秀才扣門法善令人謂之曰方有朝  
僚無暇晤語幸吾子異日見臨也語未畢有一措大

傲晚直入年二十許肥白可觀笑揖諸公君未席抗  
聲談論一坐不測衆聳觀良久蹙起如風旋轉法善  
謂諸公曰此子突入詞辨如此豈非妖魅爲眩惑乎  
試與諸公取劍備之麴生復至扼腕抵掌論難鋒起  
法善密以小劍擊之隨手喪元墜階下爲瓶滿坐驚  
懾視其處乃盈瓶醲醞也咸大笑飲之坐客醉而撫  
其餅曰麴生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失猫判

裴寬子諳素好談諧爲河南尹有婦人投狀爭猫兒

公案

公案

入官也

狀云若是兒猫卽是兒猫若不是兒猫卽不是兒猫  
誦大笑判狀云猫兒不識王傍我搨老鼠兩家不須  
爭將來與裴誦遂納其猫又嘗有投帖悞書紙背誦  
判云這畔似那畔那畔似這畔我也不辭與你判笑  
殺門前着靴漢

猢猻面孔

唐安西牙將劉文樹髭生領下貌類猴明皇令黃幡  
綽嘲之文樹切惡猿猴之號乃密賂幡綽不言之幡  
綽許而進嘲曰可憐好箇劉文樹髭鬚共類顏別佳

文樹面孔不似獼猴獼猴面孔雖似文樹上知其遺  
賂大笑

談賓錄

計臣此功

張後裔在并州太宗就受春秋左氏傳後因召入賜  
燕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裔對曰昔  
孔子領徒三千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即爲萬乘  
主計臣此功愈于先聖太宗大悅賜馬伍匹

東軒筆

奈何以  
先聖爲  
戲可謂  
無人臣



依樣畫葫蘆

陶穀自五代至國初文翰爲一時冠然其爲人傾險  
狠媚自漢初始得用卽致李嵩赤族之禍由是縉紳  
莫不畏而懼之太祖雖不喜然藉其詞華足用故尚  
置翰苑穀俾其黨與因事薦引以爲久在詞禁宣力  
實多太祖笑曰頗聞翰苑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  
詞語此乃俗所謂應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聞  
之乃作詩書于玉堂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  
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

依樣畫  
得去也  
是好的  
可

某卽可知

太宗欲周知天下事雖踈遠小臣苟欲詢訪皆得登對王禹偁大以爲不可上疏畧曰至如三班奉職其卑賤可知比因使還亦得上殿當時盛傳此語未幾王坐論妖尼道安救徐鉉事責爲商州團練副使一日從太守赴國忌行香天未明彷彿見一人紫袍秉笏立佛殿側王意恐官高欲與敘位其人歛板曰某卽可知也王不曉其言問之其人曰公嘗疏云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某今官爲借職是卽可知也王憮然

自失聞者莫不笑

當目爲玄鶴

丁晉公爲玉清昭應宮使每遇醮祭卽奏有仙鶴盤舞于殿廡上及記眞宗東封事亦言宿奉高宮之夕有仙鶴飛于宮上及升中展事而仙鶴迎舞前導者塞望不知其數又天書每降必奏有仙鶴前導是時萊公判陝府一日坐山亭中有烏鴉數十飛鳴而過萊公笑顧屬僚曰使丁謂見之當目爲玄鶴矣

一味樞密副

此直聖  
藥但求  
者太多

王文康公苦淋百療不差洎爲樞密副使疾頓除及  
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欲治淋疾唯用一味樞密副  
仍須常服始得不發梅金華詢久爲侍從急于進用  
晚年多病石叅政中立戲之曰唯服一清涼散卽差  
也蓋兩府在京許張青蓋耳

嫁婦休妻

王荆公次子雱爲太常寺大祝素有心疾娶同郡龐  
氏女爲妻逾年生子雱以貌不類已百計欲殺之竟  
以恠死又與其妻日相關闕荆公知其子失心念其

婦無罪欲離異之恐誤被惡聲遂與擇壻嫁之是時  
有工部員外郎侯叔獻者荆公門人取魏氏女爲妻  
少悍叔獻死而幃箔不肅荆公奏逐魏氏京師有諺  
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閻羅見闕

王介與王荆公有舊作詩有死時應合作閻羅句荆  
公笑曰閻羅見闕可速赴任

倒紉孩兒

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旣而召試館職一日謁晏丞相

晏語曰君父從吏事必踈筆墨今將就試宜稍溫習  
振率然答曰豈有三十年爲老娘而倒紉孩兒者乎  
晏公俛而哂之旣試澤宮選士賦韻押有王字振押  
之曰率土之濱莫非王由是不中選晏公聞而笑曰  
苗君竟倒紉孩兒矣

馬嘿驢鳴

劉放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謔玩熙寧中爲開封府  
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  
何劉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也又有請曰至于八

吳然  
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凶矣蓋南苑豢馴象而  
榜帖之出常在八九月間馬嘒爲臺官奏放輕薄不  
當置文館放聞嘆曰旣爲馬嘒豈合驢鳴

聖之儼然

呂嘉問提舉市易務三司使曾布劾其違法王荆公  
惑黨人之說反以罪三司曾旣隔下朝請而嘉問治  
事如故劉放聞而嘆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聖  
之嘉問字也

孔子也須要錢

晏國曾  
作修師

楊安國膠東經生也累官至天章閣侍講爲人鄙朴  
可笑每進講雜以俚下鄙市語一日侍仁宗講至一  
簞食一瓢飲安國操東音曰頗回甚窮但有一羅粟  
米飯一葫蘿漿水又講自行東修以上吾未嘗無誨  
焉安國遽啟曰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須要錢仁宗哂  
之

生老病死苦

熙寧初王荆公銳意新美天下之政天下皆目爲生  
事是時富弼以病足魯公亮以年老皆去唐介屢爭



上前不能未幾疽發背趙抃力不勝但終日嘆息遇  
一事更改卽聲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  
死苦言介甫安石生明仲公亮老彥國弼病子方介死悅  
道抃苦也

割股放生

光祿卿鞏申佞而好進老爲省判趨附不已王荆公  
爲相每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爲壽與  
皂走卒皆籠雀鴿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旣不閑詩  
什又不能誦經于是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搢笏開籠

新  
虞候更

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寨之主妻病而  
虞候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或對曰虞候爲縣君割  
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人面起草

有朝士陸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  
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  
者罪不至是而出于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應配矣  
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卽改特刺字爲準條  
字再黥之頗爲人所笑後有薦東之才于兩府者石

叅政聞之曰吾知其入矣得非權蘇州日千人面上  
起草者乎。

王汾口吃

王汾口吃劉攽嘗嘲之曰恐是昌家大疑非類不見  
雄名唯聞艾氣蓋以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吃也又  
嘗同趨朝聞叫班聲汾謂曰紫宸殿下類呼汝攽應  
聲答曰寒食原頭屢見君各以其名爲戲

不似虞舜

滕甫之父名高官至州縣甫之弟申狼暴無禮其母

尤篤愛因是每陵侮其兄而闒政多類人譏笑不一門下章惇與甫遊舊多戲玩一日語之曰公多類虞舜然亦有不似者克諧以孝耳

天生黑于予

呂惠卿嘗語王荆公曰公面有黥用園葵洗之當去荆公曰吾面黑耳非黥也呂曰園葵亦能去黑荆公笑曰天生黑于予園葵其如予何

汗淋學士

王平甫學士軀幹魁頽而眉宇秀朗嘗盛夏入館中

方下馬流汗浹衣劉攽見而笑曰君真所謂汗淋學士也

登溷詩

程師孟知洪州于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題于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嘗自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曰此無乃登溷詩乎

坤厚載物賦

張亢滑稽敏捷有門客因會話凡問曰近日作賦乎門客曰近作坤厚載物賦因自舉其破題曰粵有大

德其名曰坤亢應聲答曰奉爲續兩句可移贈和尚  
續曰非講經之座主是傳法之沙門

長鯨吞舟賦

胡旦作長鯨吞舟賦其狀鯨之大曰魚不知舟在腹  
中其樂也融融人不知舟在腹中其樂也洩洩又曰  
雙鬚竿直兩目星溢楊攸覽而笑曰許大魚眼何小  
也

雌甲辰小戊子

唐盧氏逸史載裴晉公度與郎中庾威同生于甲辰

裴嘗戲威曰郎中乃雌甲辰也程文惠與龐穎公同  
生于戊子程已貴而龐尚爲小官嘗戲龐曰君爲小  
戊子耳後穎公大拜文惠致書賀曰今日大戊子却  
爲小戊子矣穎公大笑

青箱雜記

殘羊會客

彭齊未第時常謁南豐宰宰不喜士平居未嘗展禮  
一夕虎入縣廨啞所畜羊棄殘而去宰卽以會客彭  
亦預翌日彭獻詩謝曰昨夜黃班入縣來分明踪跡

秀才更  
舊作一  
詩謝虎

印蒼苔幾多道德驅難去些子猪羊引便來令尹聲  
聲言有過錄公口口道無災思量也解開東閣留取  
頭蹄設秀才南方謂押司錄事爲錄公覽者無不絕  
倒

藥名作戲

陳亞嘗著藥名詩百餘首行于世若風月前湖近軒  
窓半夏涼基怕臘寒呵子下衣嫌春暖宿紗裁及贈  
祈雨僧云無雨若還過半夏和師晒作葫蘆耙又嘗  
知祥符縣親故多借車馬亞亦作藥名詩曰地居京



界足親知借借尋常無歇時但看車前牛領上十家  
破沒五家皮或曰延胡索可用乎亞沉思良久因朗  
吟曰布袍袖裡懷漫刺到處遷延胡索人此可贈游  
謁窮措大亞與章郇公同年友善郇公當軸將用之  
爲言者所抑亞作藥名生查子獻曰朝廷數擢賢旋  
占凌霄路自是鬱陶人險難無移處也知沒藥療飢  
寒食薄何相悞大幅紙連粘茸草歸田賦亞又別成  
藥名生查子閨情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深白紙書  
難足字字苦參商故要檣郎讀分明記得約當歸遠

至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未回鄉曲其二曰小院雨  
餘涼石竹生風砌罷扇儘從容半下紗厨睡起來  
坐北亭中滴盡眞珠淚爲念壻辛勤去折蟾宮桂其  
三曰浪蕩去未來躑躅花頻換可惜石榴裙蘭麝香  
消半琵琶閑抱理相思必撥朱顏斷擬續斷來弦待  
這冤家看

亞字謎

亞子自爲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爲惡  
中間全沒肚腸外面強生稜角

犬吠張三嫂

郎中曹琰滑稽辯捷嘗有僧以詩卷投獻琰閱其首  
篇登潤州甘露閣云下觀揚子小琰曰何不道卑吠  
狗兒肥次又閱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悽琰曰何不  
道犬吠張三嫂

吾與點也

龍圖劉燁嘗與內相劉筠聚會飲茗問左右曰湯滾  
也未左右應曰已滾筠曰僉曰鯨哉燁應聲曰吾與  
點也

亦雅

欵語對  
冰工

七上八

燁嘗與筠連騎趨朝筠馬病足行遲燁謂曰馬何故  
遲筠曰只爲五更三言點蹄也燁應聲曰何不與他  
七上八意欲其下馬徒行也

防城得官

景德中河朔舉人皆以防城得官而范昭作狀元張  
存任并雖事業荒疎亦皆被澤時有無名子嘲曰張  
存解發旋風砲任并能燒猛火油

橫浦心傳錄

竊神

予多蔬食間一食肉必薦祖廟一日餉客令庖人作  
鼎羊必致修潔處遂去故金創於庭樹之陰火鼎方  
殷芬香暢達微見庖人以手加額若有默禱之狀須  
臾忽聞有聲詢之云忽有鷹俯首一鳴鼎味四出流  
液於地肉皆狼籍群鷹翻飛瞬息上下攫搏不已其  
狀甚怪庖人甚有怒色口若誚詈者噤喘不已因扣  
之乃曰此間有竊神某方禱之旋即致害意欲先薦  
故也因笑曰里諺以人之鄙者目爲竊鬼是鬼亦有

鬼神相  
見相聚  
一時

寤者乎。予十日不食肉。今因餽客而得一食。亦既鄙矣。而又有所謂神之寤者。以勝乎鬼。則寤神之說。不得不書一笑。

紫微雜記

只告罷了新法

熙寧初。神宗與二王禁中打毬子。上問二王欲賭何物。王徐曰。臣不賭何物。若贏時。只告罷了新法。

拊掌錄

冷湯水

不知神  
亦何以  
答之

會說

王溥父祚爲周觀察使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賣卜人令呼之乃瞽者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耳今以告汝候出當厚以卦錢相酬既見祚令布卦成文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更向上答曰能至百歲乎又嘆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病疾否曰竝無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祇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臙腑尋

便安愈矣。祚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孩兒們。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湯水。

依卿所奏

司馬溫公屢言王廣淵章八九上留身乞誅之以謝天下。是時懿元發早來司馬君實上殿問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曰。我只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生色骷髏

王輔運句骨立有風味。朋從目之爲風流骸骨崇寧。



癸未在金陵府集見官妓中有極瘦者府尹朱世昌  
顧余曰亦識生色骷體否余欣然爲王句得對

沾不沾

王荆公嘗與客飲戲摘經書中語作禽言令燕云知  
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久之無耐者劉貢父  
忽曰吾摘句取字可乎因作鵲鴿令曰沾不沾沾坐  
客皆笑

販私鹽

宗室有泊大使者善作俳笑詩哲宗末年多躁怒不

晉伯

怡左右無以娛悅常往來大使求詩一日雪作問有  
何詩方吟兩句云誰把鵝毛滿處擣玉皇大帝販私  
鹽急持以奏哲宗大笑

卽事詩

哲宗朝宗子有好爲詩者而鄙俚可笑嘗作卽事詩  
云日煖看三綠風高闔兩廂蛙翻白出濶蚓死紫之  
長方潑聽琵琶風持饅接建章歸來屋裡看打殺又何  
妨或問詩意答曰始見三蜘蛛織網於簷間又見二  
雀關於兩廊有死蛙翻覆似出字蚓死如之字方

餽潑飯聞隣家彈琵琶作鳳栖梧食饅頭未畢閤人  
報建安章相公上謁迎客既歸見引內門上畫鍾馗  
擊小鬼故云打死又何妨哲宗嘗灼艾諸內侍欲娛  
上或舉其詩上笑不已竟灼艾

見師頭閑

張逸密學知成都善待僧文鑒大師蜀中民素所禮  
重一日文鑒謁張公未及見時華陽主簿張唐輔同  
候客次唐輔欲搔髮方脫烏帽罩於其首文鑒大怒  
誼嗽張公遽召才就坐卽白曰某與此官人素不相

首在

熟適來輒將幞頭罩某頭上張公問其故唐輔對曰  
某方頭痒取下幞頭無所頓放見師頭閑遂且權置  
少時不意其怒也張公大笑

徒以上罪亦做了

此句多  
少醜穢  
便見酒  
之流禍  
先生每  
每以謔  
高歲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云  
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一人云月黑殺人夜風高  
放火天歐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答曰當  
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誤呼汝

世傳宗室中亦有昏謬者俗呼爲厝一日坐官門見

釘校者急呼之命僕取弊履令工以革護其首工笑

曰非我技也公乃悟曰我謬也誤呼汝矣適欲呼一

銅漏

俗呼骨路者耳

老婆子塗面

東坡昔窘客以茶語主人曰所謂老婆子塗面至人  
不曉徐曰搽了又搽

酷嗜燒鍊

黃裳酷嗜燒鍊晚年疾篤喻諸子曰我死以大缸一

枚坐之復以大缸覆之用鐵線上下管定赤石脂固  
縫置之穴中足矣

文會叢談

易卜各字

知晉州焦敏寡聞謂國子監印本九經不真衆言此  
雖起於五代群儒精校固爲真本敏曰公輩全不細  
看只如周易各字却總卜殺

湘山野錄

太平幸民

蓋不識  
卷字

康定中西戎寇邊王師失律當國一相以老得謝同  
列就第爲賀飲酣自矜曰某一山民耳遭時得君告  
老於家當天下無一事可謂太平幸民石中立曰只  
有陝西一夥竊盜未獲滿座大笑

高齋漫錄

三晶三毳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止可稱家有無草草  
相聚不必過爲供具穆父一日折簡召坡晶飯坡至  
乃設飯一盃蘿蔔一碟白湯一盃蓋而已蓋以三白爲

晶也後數日坡復召穆父羹飯意坡必有羹物相召  
比至日宴竝不設食穆父餒甚坡笑曰白飯也毛蘿  
藿也毛白湯也毛

毛音模京師俗語謂毛爲模

穆父大笑曰子瞻

可謂善戲謔者也

看三遍

三蘇自蜀來張安道歐陽永叔爲延譽名大振明允  
一日見安道問云令嗣近日看甚文字明允答曰軾  
近日方再看前漢安道曰文字尚看兩遍乎明允歸  
以語子瞻子瞻曰此老特未知世間人固有看三遍

子瞻不  
知有看  
四五遍



者

三朝野史

獨睡丸

宏齋先生包恢年八十有八爲樞密相祀登拜郊臺精神老健一日賈似道忽問曰包宏齋高壽步履不艱必有衛養術願聞其略恢曰有一服丸子藥乃不傳之秘方似道欣然願受恢徐徐笑曰恢吃五十年獨睡丸滿坐皆笑

使清正  
傳聞之  
必曰如  
此即壽  
至千歲  
何益

朝野記遺

禮所云  
是謂君  
臣為諫  
恐無甚  
此者

君臣相諫

王黼雖為相然事徽考極褻宮中使內人為市黼為市令若東昏之戲一日上故責市令捷之取樂黼窘顧曰告堯舜免一次上笑曰吾非唐虞汝非稷契也一日又與踰垣微行黼以肩承帝趾墻峻微有不相接處上曰聳上丞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神宗皇帝宣室雜錄

漫上不漫下

靖康中民間以竹徑三寸長五尺許冒皮於首鼓成

節奏其聲似曰通同詐又謂製作之法曰漫上不漫  
下通衢以爲戲云

遊齋閑覽

地理最重

丁晉公自崖州還與客會飲一客論天下地理坐客  
曰海內州郡何處最爲雄盛晉公曰唯崖州地理最  
重客問其故答曰朝廷宰相共作彼州司戶叅軍它  
州何可及也

相鬚御覽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蟲自  
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而笑公不自知也朝  
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  
輒獻一言以頌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游相鬚  
曾經御覽公亦爲之解頤

壽至千歲何益

蒲正傳知杭州有術士請謁盖年踰九十猶有嬰兒  
色正傳接之甚歡因訪長年術答曰某術甚簡而易  
行他無所忌唯當絕色慾而已正傳俛思良久曰若

此則壽至千歲何益

秀才康了

柳冕秀才性多忌諱應舉時同輩與語有落字者忿然見詞色僕夫誤犯輒加杖楚常謂安樂爲安康忽聞榜出亟遣視之須臾僕還冕迎問曰我得否僕應曰相公康了也

試與妻商量

今人榜下擇女婿號鬻婿其間或有義不願就而爲貴者勢豪族携逼而不得辭一少年有風姿爲貴族

有勢者所慕命十數僕擁致其第少年欣然既至觀者如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有一女亦不至醜陋願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身復曰寒微得托迹高門固幸待更歸家試與妻商量如何衆皆大笑而散

圖對親切

魏逸可朝奉喜爲謔談云李廷彥獻百韻詩於一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傷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親切耳

還使自

家人猶

勝拱其

必諫其

公御也

月夜招隣僧閑話

許義方妻劉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語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與隣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唯閉門自守未嘗履闕義方咨嘆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唯作小詩適情耳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隣僧閑話

姑蘇筆記

萬回萬拜

薛昂賦蔡京君臣慶會閣詩云建時可會真千載拜

沒乃晚  
翁曾孫  
不肯至  
此

賜應須更萬回詩人謂之薛萬回賈秋壑柄國時浙  
漕朱浚每有劄子稟事必稱某萬拜覆時人謂之朱  
萬拜

明道雜誌

別開一太湖

王荆公爲相大講天下水利時至有願乾太湖云可  
得良田數萬頃人皆笑之荆公因與客話及之時劉  
貢父在坐遽對曰此易爲也荆公曰何也貢父曰但  
有別開一太湖則成矣

文昌雜  
錄太湖  
作梁山  
泊



爲姓安人極惱

長安有安氏者家藏唐明皇燭體作紫金色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達有數子得官遂爲盛族後其家析居爭燭體遂斧爲數片人分一片去張文潛曰明皇生死爲姓安人極惱。

伴八十四底

劉貢父爲給事中時學士鄭宏中穆表請致仕狀過門下省劉謂同舍曰宏中請致仕爲年若干也答者曰鄭年七十二矣劉遽云慎不可遂其請問曰何故

也劉曰且留取伴八十四底時潞公年八十四再起  
潞公聞之不懌

文昌雜錄

似此疑惑事

鄆州進士李矩赴公試問同人李演云堯舜可對天  
地否演曰似此疑惑事切不可用

又清波雜志楊大年主文舉子上請堯舜是一事否  
答云如此疑事不須用也得

示衆生日

開寶中神泉縣令張某新到官外以廉潔自矜內則貪黷自奉其潦倒甚多一日自榜縣曰某月某日是知縣生日告示門外與給使諸色人不得輒有獻送有一曹吏與衆議曰宰君明言生辰日意令我輩知言不獻送謙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縑獻之命曰續壽衣宰一無所拒咸領之而已復告曰後月某日是縣君生日更莫將來時王岳以鷺鷥詩諷之云飛來疑似鶴下處欲尋魚

爲後官  
作樣

古杭雜記

鑽彌遠

史彌遠作相時士大夫多以鑽刺得官伶人俳優者一人手執一石用大鑽鑽之久而不入一人以物擊其手曰汝不去鑽彌遠却來鑽彌堅可知道不可入也遂被流罪

耕餘博覽

許子不憚煩

虞集未遇時爲許衡門客虞有所私午後輒出館許

所起每往不遇病之因書於簡云夜夜出游知虞公之不  
可諫虞卽對云時時來擾何許子之不憚煩

滄水燕談錄

三千年精

王淇張亢同在晏元獻幕張肥大王以太牢目之王  
瘦小張以獼猴目之一目未網至八百里村水淺當  
剝載張往督王曰所謂八百里剝也張曰未若三千  
年精矣

冷齋夜話

七月集  
七十買妾詩

有村校書年已七十方買妾解客東坡杖藜相過村  
校喜延坐其東起爲壽且乞詩東坡問所買妾年幾  
何曰三十乃戲爲詩其略曰侍者方當而立歲先生  
已、是、古、稀、年、

穎吾石學士

石曼卿嘗出報慈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地從吏  
驚遽扶掖據鞍市人聚觀意必大詬怒曼卿徐着一  
鞭謂馭者曰穎我石學士若尾學士顧不破碎乎

胡不早問

張丞相好草書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姪錄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詎其姪曰胡不早問致余忘之鶴亦敗道

淵材迂濶好恠嘗畜兩鶴客至指以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而此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此雀夜產一卵大如梨淵材面發赤訶曰敢謗雀也卒去雀輒兩

展其涯。伏地淵林訝之。以杖驚使起。忽誕一卵。淵林  
嗟咨曰。霍亦敗道。吾乃爲劉禹錫嘉話所誤。

老學菴筆記

自首減等

荆公見鄭穀夫夢仙詩曰。授我碧簡書。竒篆蟠丹砂。  
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識字。不勘  
自承。穀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詩語也。公又笑曰。自  
首減等。

聞人茂德



聞人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過蔬豆而已郡人求館客者多就謀之又多蓄書喜借人自言作門客牙克書籍行開豆腐羹店

得饒人處且饒人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時人語曰諸公皆不是癡漢又有監司發薦京官狀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時傳以爲笑

但似欠四字

可為作  
誌者師  
法

晏尚書景初作一士大夫墓誌以示朱希真希真曰  
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景初苦問之希真指  
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處欠又問欠何字曰當增不  
行於世四字景初遂增藏於家三字實用希真意也  
教點兵士書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  
名謂漢字曰兵士舉宮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  
書宮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羅兵士太  
保請官教點兵士書都下閱然傳以為笑

弊院是實數

僧行持明州人有高行而喜滑稽嘗住餘姚灑性貧甚有頌曰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庭前紫荆樹無皮也過年後住雪竇雪竇在四明與天童育王俱號名利一日同見新守守問天童覺老山中幾僧對曰千五百又以問育王諶老對曰千僧未以問持持拱手曰百二十守曰三刹名相亞僧乃如此不同耶持復拱手曰弊院是實數守爲撫掌

晏髯

和尚價  
說說

晏安恭爲越州教授張子韶爲簽判晏美髯人目之  
爲晏鬚一日同赴郡集晏最末至張戲之曰來何晏  
乎滿座皆笑

多幸輕離

紹聖中蔡京館遼使李儼蓋泛使者留館頗久一日  
儼方飲忽持盤中杏曰來未花開如今多幸京卽舉  
梨謂之曰去雖葉落未可輕離

媼相

蔡京爲太師賜印文曰公相之印因自稱公相童貫

公相怕  
媼相否

吳語只  
許州官  
放火不  
許百姓  
點燈本  
此

亦官至太師都下人謂之媪相

依例放火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故舉  
州皆謂燈爲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遊觀吏人遂  
書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晉裝

翟者年字伯壽能清言工篆及八分巾服一如唐人  
自名唐裝一日往見許顛彦周彦周挽髻着犢鼻褌  
躡高屐出迎伯壽愕然彦周徐曰吾晉裝也公何怪

應此途者極盛  
模不開  
此科耳

每見宗室用優  
頭轎子

吳中作  
憲轎多

投狀求試

唐小說載有人路逢奔馬入都者問何急如此其人  
答曰應不求聞達科本朝天聖中初置賢良方正等  
六科許少卿監以上奏舉自應者亦聽俄又置高蹈  
丘園科亦許自於所在投狀求試時以爲笑

大師窻

蔡大師作相時衣青道衣謂之太師青出入乘椽頂  
轎子謂之太師轎子秦太師作相時裹頭巾當面偶  
作一摺謂之太師錯摺樣第中窻上下及中一二眼

太師

作方眼餘作踈櫺謂之太師窓

胡孫待制

王黼作相其子閔孚作待制造朝財十四歲都人目  
爲胡孫待制

但稱監南京排岸

紹宗元符間有馬從一者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  
隨衆迎謁漕一見怒甚卽叱之曰聞汝不職本欲按  
汝何不亟去從一皇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  
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

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爲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

雲麓漫抄

却無口耳

客  
作

陶穀使吳越錢王因舉酒令曰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客陶對曰口耳王聖明天子客錢塘宣政間林攄奉使契丹國中新爲碧室云如中國之明堂伴使舉令曰白玉石天子建碧室林對曰口耳王聖人坐明



堂伴使云奉使不識字只有口耳壬却無口耳王

蒙齋筆談

木居士

韓退之有木居士詩在衡州耒陽縣鰲口寺退之作此詩疑自有意其謂便有無窮求福人蓋當時已尸祝之矣至元豐初猶存遠近禱祀未嘗輟一日邑中久旱令禱不驗怒伐而焚之蘇子瞻在黃州聞而喜曰木居士之誅固已晚矣世間乃有此明眼人乎過丹霞遠矣然邑人念之終不已後有主是寺者復以

有云杜  
潛者

木做其像再刻之余聞蜀有陳拾遺廟語訛爲十姨  
遂更廟貌爲婦人裝飾甚嚴有禱亦或驗利之所在  
苟僅得豚肩卮酒子昂且屈爲婦人勉應之不辭新  
木居士亦何爲不可乎聞者皆絕倒

石林燕語

真不用勘案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爲僕所陵忿甚亟縛之作  
狀欲送府會爲同舍勸解久之氣亦平因釋去自取  
其狀戲學孝壽押字判曰不勘案決臀杖三十其僕

佚事

怨之翌日卽竊狀走府曰秀才自學知府判狀私決人孝壽卽令追之旣至具陳所以孝壽翻然謂僕曰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眞不用勘案命吏就讀其狀如數決之是歲舉子會省試于都下數千人凡僕聞之皆畏戢無敢肆者當時亦稱其敏

石丈

米芾詆謫好奇在真州嘗謁蔡太保攸于舟中攸出所藏右軍王略帖示之芾驚歎求以他畫換易攸意以爲難芾曰公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卽投此江死矣

知絕

因大呼據舷欲墜攸遽與之知無爲軍初入州廡見立石頗竒喜曰此足以當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朝廷傳以爲笑

清波雜誌

用春秋文題壁

元祐間治春秋陳生與宋門一娼狎一日會飲曹門因用春秋文題壁曰春正月會吳姬于宋夏四月復會于曹有譏其文戲之曰秋饑冬大雪公薨其意以爲財匱當有饑寒之厄也

沒字碑

不同前

紹興九年虜歸我河南地商賈往來攜長安秦漢間  
碑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故人王錫老東平人  
貧甚節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語共遊近得一碑甚  
奇及出示顧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已客曰此何  
代碑王不能答客曰某知之是名沒字碑宜乎公好  
尚之篤也一笑而散

菩薩看麻胡

頃歲兒女合色之夕墻登高座賦詩催粧爲常禮後

慕名之  
解一至  
于此可  
嘆

皆畧去京師貴游納壻類設次通衢先觀人物岳母  
忽笑曰我女如菩薩却嫁箇麻胡子謂其多髯也迨  
索詩乃大書曰一雙兩好古來無好女從來無好夫  
卻扇捲簾明點燭待交菩薩看麻胡一座傳觀哄堂  
蓋壻亦不凡也嘗得其姓名今失記

墨客揮犀

何不刻石

鍾弱翁所至好貶剝榜額字畫必除去之出新意自  
立名令具牌當爲重書之嘗經過廬陵一山寺有高

閣壯麗弱翁與僚屬部曲擁立望其榜曰定慧之閣  
自徑入寸笏題姓名湮滅弱翁放意稱謬使僧呼梯  
取之拭視乃魯國顏真卿書弱翁顧謂客曰似此畫  
何不刻石卽令刻石

春秋權倚閣

常秩舊好治春秋凡著書講解僅數十卷自謂聖人  
之意皆在是矣及詔起而王丞相介甫不好春秋遂  
盡諱所學熙寧六年兩河荒歉有旨令所在散苗本  
錢權行倚閣三年人戲秩曰公之春秋亦權倚閣乎

小  
人  
入

秩色頗報

只消如此待

許懷德爲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姥求爲門客  
懷德許之舉子曳襴拜庭下懷德據坐受之人謂懷  
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無沒堦之禮只少  
降接也懷德應之曰我得打乳姥關節秀才只消如  
此待之

殿帥大  
起

吾嘗員外郎

石叅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爲員外郎時西域獻獅



子畜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嘗率同列往觀或曰彼獸也給羊肉乃爾吾輩忝領郎曹日不過數斤人翻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也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竝邪。

續墨客揮談一

猫言不敢

鄱陽龔冕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其家衆妖競作乃召女巫徐姥者使治之時尚寒有一猫正臥爐側家人指謂姥曰吾家百物皆爲異不爲異

者獨此猫耳。於是猫亦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

墨池皮紉

朝奉郎王僧彦父名師古嘗自呼硯爲墨池謂鼓謂皮紉人或誤犯輒以他事中之曾知嶺南一郡有李彥古考以進納得官過郡請謁遂題刺云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紉謹祇候參僧彦一見大喜示其子弟曰奉人當如此矣

鶴林玉露

三郎郎當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綉盛河北賊紫金盞酌  
壽王妃弄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俗所謂  
快活三郎者卽明皇也明皇自蜀還京以駝馬載珍  
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黃幡綽曰鈴聲頗  
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郎郎當明皇愧且笑

侯鯖錄

今日斷屠

曾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爲換鵝字韓宗儒性饗  
餐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許換羊肉十數斤可名

二丈書爲換羊書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製撰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率甚急公笑謂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壁間題

舊學士院壁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爲姓生而知之久無對者楊大年爲學士乃對云馬援死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

自作祭文

東坡云近歲蘇州有一僧曠達好飲以醉死將瞑目

作祭文云唯靈生在浮提不貪不妬愛喫酒子倒街  
臥路想汝直待生兜率天爾時方斷得住何以故浮  
土之中無酒得沽

判妓

錢塘一官妓性善媚惑人號曰九尾野狐適東坡攝  
守事九尾野狐者一日下狀解籍遂判云五日京兆  
判斷自由九尾野狐從良任便有一名娼亦援此例  
遂判云敦召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請  
宜不允

癸辛雜識

革條進絕

趙溫叔丞相形體魁梧飲噉數倍常人阜陵一日召對便殿從容問曰聞卿健啖朕欲作小點心相請命  
中貴人捧玉海賜酒可容三升者六七皆飲醕繼以  
金梓捧籠炊百枚復盡之常欲求一客伴食不得偶  
有薦兵馬監押者遂召飲自早達幕賓主各飲酒三  
斗猪羊肉各伍斤蒸糊五十事趙公已醉飽摩腹而  
監押者屹不爲動公笑云尚能飲否對曰領鈞旨於

是再飲數杓復問之其對如初凡又飲斗餘乃罷臨  
別忽聞其腰腹間砉然有聲公驚曰是必過飽腹腸  
迸裂無疑終夕不自安黎明亟遣鈴下老兵往問而  
典客已持謁白曰監押見晉客次謝筵公愕然延之  
扣以夜來所聞跼蹐起對曰某不幸抱饑疾小官俸  
薄終歲未嘗得一飽未免以革帶束之腹間昨蒙宴  
賜不覺異然革條爲之迸絕故有聲耳

三子寬定宕

胡衛道三子孟曰寬仲曰定季曰宕

音蕩

蓋悉從六其

後道亡妻俾友人作志書曰夫人生三子寬定宕讀者爲之掩鼻蓋當時不悟爲語病也

名字作詩賦

張又少負才入太學有聲甚聊小而好作爲同舍多不平之莆田林叔躬亦輕浮士也以其名字作詩賦各一首嘲之其警聯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乏劉又一點之墨詩警句云中分交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元無分人前強出些聞者絕倒

姓名爲戲



張

前輩有以姓名爲戲者如陳亞有心蔡襄無口之類甚多劉攽嘗戲王覲云公何故見賣王答曰賣公直甚分文

屬梁儷語

會稽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喜賓客有姬美艷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目挑之一旦馬生死姬出梁捐金得焉它日置酒觴客陳益之在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儷語奉上梁諦聽之卽琅然高倡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

瘦馬迷  
梁狐毛  
詩成句

室毋逝我梁。一坐犬呼笑。而主人憮然不樂。無幾梁亦死焉。

龜鶴夫妻

田元鈞狹而長魚軒富彥國女弟闊而短在館中石曼卿目之爲龜鶴夫妻

江隣幾雜志

金眼精

司馬十二說党太尉畫真觀之大怒詰畫師云我前畫大蟲猶用金箔貼眼我便不消得一對金眼精

南唐書

毋撓余睡

毛炳嘗醉臥道旁有里正掖起之炳瞋目呵之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亟去毋撓予睡

酒禿

酒禿姓高氏駢族子棄家祝髮日夜劇飲醉則從小兒數十浩歌道中歌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丘不見江河變陵谷

不能自全面目

場

後主命韓得霸爲都城烽火使警察非常怙權暴橫  
國人望其前驅莫不奔避盧郢嘗遇之調琴自若德  
霸叱左右捕執郢奮臂擊十餘人皆顛躓乃直前摔  
德霸陸馬毆之敗而傷目德霸入訴後主叱之出顧  
近侍笑曰我師遇一措大不能自全面目尚敢訴邪  
遂罷其職

兩長抽稅

烈祖時闕征苛急屬畿內旱一日宴北園烈祖顧侍  
臣曰近郊頗得雨獨都城未雨何也得非刑獄有寬

謂不  
得稅

乎優人申漸高遽進曰大家何怪此乃雨畏抽稅故  
不敢入京爾烈祖大笑明日下詔弛稅額信宿大雨

霑洽

南唐故事

好物不在多

此與意  
盡者同  
一才具

元宗曲燕保和堂命從官賦詩學士朱鞏詩成獨晚  
洎眾制皆就公已醉矣唯進一聯上疑其構思太久  
復不終篇鞏再拜致謝曰好物不在多掩口而笑自  
是金陵士庶遺餉不豐好者皆以朱公爲口實

南唐近事

所乏者知章爾

金陵城北有湖周迴十數里幕府雞籠三山環其西  
鍾阜蔣山諸峰聳其左名園勝境掩映如畫六朝舊  
跡多出其間每歲菱藕罟網之利不下數十千建康  
實錄所謂玄武湖是也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  
林泉之事坐間馮謐因舉玄宗賜賀監三百里鏡湖  
心爲盛事又曰予非敢望此但賜後湖亦暢予平生  
也吏部徐鉉怡聲而對主上尊賢待士常若不及豈

惜一後湖所乏者。知章爾馮大有慚色。

化爲行脚

馮謐總戎廣陵爲周師所陷乃削髮披緇以給周人  
將圖問道南歸爲識者所擒送至行在時鍾謨亦使  
周人或譏之曰昔日旌旗擁出坐籌之將今朝毛髮  
化爲行脚之僧

教服槐子法

進士黃可字不可嘗謁舍人潘佑潘教服槐子云豐  
肌卻老明且潘公趨朝天階未曙見槐樹烟霧中有

人若猿狙狀追而視之卽可也怪問其故乃擁條而謝曰昨蒙明公教服槐子法故今日齋戒而掇之潘大噉而去

借大鵬

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偉飲啗酒肉有素人量晚節服餌丹砂躁於冲舉魏王之鎮潯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憇于道館迴翔嘹唳若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霓自謂當赴上天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其載



毛傷背折血洒庭除仰投父之是夕皆斃處士陳沆  
聞之爲絕句諷云啗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  
崩龍腰鶴背無多方傳語麻姑借大鵬

打草蛇驚

王魯爲當塗宰頗以資產爲務會部民連狀訴王簿  
貪賄于縣尹魯乃判曰汝雖打草吾已蛇驚爲好事  
者口實焉

李猫兒

李德來任大理少卿持法甚峻忌刻便佞時號李猫

韓雖浮  
薄魏真  
可厭

見本無學術詐稱博聞每呼馬爲韓盧樂工爲伶倫  
諂佞爲蹇諤以此貽譏於世

目昏耳聾

魏明好作詩詞多而格下嘗携近詩詣韓熙載韓託  
以目疾請置几案徐覽明日侍郎目昏請自爲吟之  
韓曰耳聾加劇切恐不聞

蜀檣杙

玉石乞兒

八事前後蜀五十年資貨巨萬奢侈踰度妓妾百

不可不知

數嘗讀王愷石崇傳曰窮儉乞兒以此爲富可笑可笑

五代史補

夫人無多言

李茂貞子從儼爲鳳翔節度使因生辰秦鳳持禮使  
陋而多髯魏博使少年如美婦人魏博戲云今日不  
自取幸與水草大王接秦鳳曰夫人無多言四座皆笑

僧嗜鱉

南唐僧謙光有才辨而無拘檢性尤嗜鱉國王嘗以

此僧乃  
不作妄  
語者

從容語及釋氏果報對曰老僧無他願但得鵝生四  
掌。驚長兩裙足矣。國王大笑。

愧作梁山

李濤與弟澣娶禮部尚書竇寧國之女年甲稍高成  
結之夕竇氏出恭濤輒望塵下拜澣驚曰大哥風狂  
邪新婦恭阿伯豈有答禮濤曰我不風只將謂親家  
母澣且慙且怒既坐竇氏復拜濤又叉手當胸作歇  
後語曰慙無竇建愧作梁山喏喏聞者莫不絕倒

竇建德  
梁山伯

西清詩話

楊鑿詩

南唐楊鑿詩云白日蒼蠅滿飯盤、夜間蚊子又成團、  
每到更深人靜後、足來頭上咬楊鑿

五國故事

酒有別腸

閩主延曦與翰林學士周惟岳嘗會飲極酣因顧左  
右曰維岳身軀甚小而能飲如許酒左右對曰酒有  
別腸非可以肌體論延曦欣然曰果有別腸即使拽  
維岳下殿將取別腸視之左右叢對者曰今倍奉飲

此與解  
此猶射

之厄  
同

棟房系

卷三

四七

樂惟維岳最有殊量取其別腸是無可陪奉者延曠  
然之遂獲免